

运动损伤应“冷”处理。

合肥,我们再也回不去

□ 樊立慧

2016年6月19日,合肥市46岁的环卫工人黄大姐(化姓)在买房失败后,从9楼一跃而下,结束了生命。10天后,6月29日,合肥市开始新一轮的土地拍卖,19块地入市,最后,揽金195.7亿元。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却不会再生新芽。

生命是宝贵的,应该是最宝贵的,但现实却是残忍的。

黄大姐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市区3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,2015年初,以100万的价格定了包河区一处138平方米的大房子。卖房加借钱,黄大姐凑了80万,分2期给了房主。最后的尾款没按照约定的时间给房主。

2016年以来,合肥房价飞涨,黄大姐迟迟给不了钱,又有人想购买该房,房主提出拿90万还给黄大姐,此房不卖了。黄大姐犹豫着,是接受房主的条件,还是继续和房主软磨买下此房?于情于理,房主并没有问题,违约的是黄大姐。

6月19日,双方最后一次协商,在谈判进入僵局后,黄大姐毫无征兆地跳楼了。没有人知道,在离开人世那一刻,黄大姐到底在想什么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?黄大姐走了,那个小区的房价却仍在上涨。如果,不是房价已经从当初的7000元/㎡飞涨到12000元/㎡,黄大姐或许可以另择一处房产,开始新的买房苦旅。买房,让黄大姐走上了不归路。

6月29日下午,合肥又拍地了。第一次网拍,现场没有烟火。场外,却硝烟依旧。3个多小时,19块地卖完,合肥市收入195.7亿元。庐阳区的一块地、滨湖的三块地,楼面地价都超过1.7万元/㎡,逼近2万。业内人士称,未来的成交价,至少是楼面地价的1.7倍,也就是说,2~3年之后,合肥滨湖的房价可能逼近4万元/㎡。

两年前,当我们还把合肥房价2万元/㎡当做笑话看的时候,如今,“面粉”都已经卖到2万了。面包,你还买得起吗?

6月28日,孙宏斌来合肥。这个中国地产界曾经的搅局者,语出惊人。他成功预测了会再出地王。他也以徽商四处买房类比,认为未来合肥肯定达到5~6万。未来,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。

我们也相信合肥房价会涨至于此,但请慢些,再慢些。

7月1日,合肥开始实施楼市新政。限贷不限购,抑

制更多的是我们这种想改善住宅的人。

我算了一笔账。在一套房没有还贷完的情况下,若想买再一套改善住宅,以100㎡的三房,2万元/㎡单价算,首付200万×50%=100万。我们夫妇目前工资一个月1万元,也就是说不吃不喝至少8年,才能凑得齐首付。而8年后,房价早该翻了几番。另外100万要贷款,以30年算,每个月得还5307元,又得一个人的工资不吃不喝。

还是算了吧!所以,购房成了有钱人的游戏。

春节后,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大姐。她在恒大大有一套220㎡的房子,在内森庄园有2套房子,准备出手,叫我帮她留意买家。除了咋舌,别无态度。我的问题是,长此以往,有钱人手里都攥着几套房,没钱人都买不起房。投资者的房子究竟要卖给谁?接盘侠是谁?

一女性朋友,去年要死要活逼着老公买房。老公觉得家里那点钱,放着就是了,干嘛一定要买房。差点反目的情况下,房子还是买了。

今年,老公差点天天捧着老婆高喊:老婆英明、老婆威武……而另一位去年下半年卖了房子的男性朋友,现在天天拍肿大腿。朋友们总结答案:中年男人真是家里的乌云。对了,是乌云。

那女人就该是家里的马云吧!非理性暴涨的合肥楼市,只有非理性的女人才能误打误撞。理性的购买者,都被时代遗弃了。股市里,大抵也如此。手里有2~3套房的,都庆幸自己上车了,赶上了合肥致富末班车。

“从前慢”木心说:
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

车,马,邮件都慢
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那个慢悠悠的合肥,那个像大县城的合肥,再也回不去了。

上了车的期盼房价大涨,只有一套房的后悔没再下手,没有买房的咒骂房价不跌,多套房的怕政策突变。

楼市显微镜下,每个人都有病。

外地的同学说,回不来,我就四海为家,浪迹天涯。

对啊,急什么?赶不上车的我,也该释然了,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,人生又敞亮了。

回不到过去,到不了永远,活在当下,享受生活最重要。

这个六月有点心痛

□ 尔君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父亲常年在外工作,每到繁忙的季节,母亲都格外辛劳。因为有很多的体力活,需要男人来做,父亲因为工作不能回来帮忙,母亲一个柔弱女人,却要付出一般女人几倍的辛劳,既要干集体的活,又要打理自家的地,还要照顾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以及繁重的家务。

1978年,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,田地分到农户的手里,原有集体经济被彻底打破,乡亲们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了。但是,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自家育苗插秧,犁田耕地,喷洒农药,肩挑背扛,遇到旱情,整夜抽水灌田……对于家中有男劳力的家庭来说,这不算什么,但是,对于母亲来说,这些无疑是很困难的事。但是,这些困难没有把母亲压垮,反而让母亲更加坚强,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,做不了就请亲戚帮忙,母亲经常说:“只有做不完的事,没有做不了事。”

由于超负荷的农活和家务,三餐无规律,母亲积劳成疾,先后患上胃病、支气管炎、胆囊炎,常常头疼发烧,为了抢农时,依旧不停劳作,由于辛劳过度,晚上时常会听到母亲发出那让人揪心的疼痛的呻吟,刚四十出头,母亲额头早早就出现道道的皱纹,两鬓出现如霜的白发,一年四季脸色腊黄,长期的肩挑负重,腰板已经有点弯曲了。儿时记忆中,经常看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,披着星辉归来,看着母亲那步履蹒跚的背影,阵阵心酸袭来。

母亲,大名叫谢守英,1933年出生,听母亲说她18岁就嫁过来,那时条件很简陋,母亲嫁妆是一对簪子和一副手镯,一个老式箱子。由于家境困难,从小没有机会读书,所以,母亲目不识丁。但是,母亲兰心蕙质,心灵手巧,手工刺绣村里也无人能比,家里枕套和绣花鞋都由母亲亲手绣制;母亲心地善良,济困扶危,除收养嫂,扶养成成人外,自己食不果腹,还接济了身有残疾的孤儿,帮扶兄弟和亲戚;母亲仁慈宽厚,乐善好施,对待有困难的乡里乡亲,毫不吝啬,倾囊相助,自己家揭不开锅,还借米借油给邻居;母亲不计得失,在兄弟和妯娌中,总是和蔼谦让,在邻里中,与人为善,处处为他人着想。

在母亲身上,我们感受到了不仅仅是这些,中国几千年来女性身上的特质,在母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善良朴实是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有品质;不畏艰难困苦,是母亲多年持有的生活态度;坚持不懈一直是她生活的动力……

按理说,儿女大了,条件好了,应该尽享清福,可母亲年轻时苦过累过,儿女大了,又要为儿女操劳,年老落下一身毛病。由于辛劳过度,母亲刚逾花甲之年,胆囊炎、心脏病等毛病就显现出来,而且心脏病一直折磨她很多年,古稀之年,心脏和气管必须依赖药物,住院治疗也是常有的事……

每逢节假日,儿女们都回来探望父母,看到儿孙满堂,寡言少语的母亲总是目光慈祥,经常下厨房亲手做上一桌丰盛的菜肴。虽然母亲的背影已经有些佝偻了,但是从她的言语中,依旧能看到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欣慰笑容。

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六月,初夏的风,湿热中带着一丝凉意,初夏的雨,绵绵中夹着灰暗,2016年端午节前夕,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,您经受了那么多病痛的折磨,现在羽化成仙,鹤跨瑶池了;母亲,天堂里一定没有病痛,没有忧愁,安息吧!

最不逊色的风景

□ 金泽明

一天早上,和我很要好的小全兄弟发来信息,说他的母亲去世了,明天早晨出殡。

看着这条短信,我不由自主地打开回忆的闸门,想起了年少时的我,想起了小全、我以及我的朋友们一起成长的那道最不逊色的风景:奋斗的青春。

小全出生在偏僻的农村横山,横山山高路远,山重水复,曾经是一个非常贫困的穷乡僻壤。小全是我高中时的校友,也是我的学弟。他为人忠厚老实,孝亲敬长。

我是通过我的学弟阿兵认识小全的,阿兵和我一样很贪玩。阿兵说:“我上高三了,应该努力学习了。”我说:“你的朋友都贪玩,高三这一年,最好少与那些耍娃儿一起玩。”阿兵说:“小全是农村来的,小全学习努力。”我说:“那今后你多向小全学习。”

1989年9月,我离开家乡,上了大学,再次扬起风帆,开始了我的奋斗。1990年高考,阿兵以及经常和他一起玩的那几个好同学、好兄弟全部高考落榜了,包括成绩优异的小全也因几分之差而榜上无名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大学招生指标很少,高考竞争远比现在激烈,但是那个年代的学生,抗挫折的能力都很强。学校为了给高三学生减压,一直宣传的正能量观念是:榜上无名,脚下有路;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。由于受到这种正确观念的影响,阿兵及其他落榜的同学,没有一个人自暴自弃,他们每个人都怀着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信念作出了新的选择。阿兵选择了参加银行招干考试,被

工商银行录用为一名银行职员。小全的户口是农村的,没有资格参加招干考试,只能选择高考补习,小全心想,高四不过是重头再来。1991年夏天,夏花灿烂,阿兵考上了工商银行干校金融专业大专班;小全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民商学院本科。

1991年盛夏,阿兵、小全、我,以及在重庆读自考的川川、小蹇、雷爷,还有我的高中同学磊子等,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,相聚在重庆烈士墓西南政法大学校园。我们看着校园里盛开的火红的三角梅,群情激昂,我们有了一个约定:奋斗二十年,还我一生无悔。

二十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2010年5月1日,又是夏花灿烂时,阿兵、小全、小蹇、雷爷、我等老友相聚在重庆鹅岭公园,面对娇艳欲滴的三角梅,忆往昔,看今朝。一道最不逊色的“风景”出现在我们面前:阿兵,綦江工商银行行长;小全,××区优秀法官;小蹇,展汇律师事务所律师;磊子,重庆百谷王净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;川川,綦江金汇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经理;雷爷,重庆某保险公司渝中区片区经理;我,重庆某重点中学骨干教师,沙坪坝区作协会员。

功名利禄,在我们这群人到中年、衣食无忧的老朋友眼里,早已成为过眼云烟。5年以前的5月4日,39岁的阿兵英年早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们的亲人一个个离去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春。我们谁也不能掌握生死,但是,我们可以选择怎样生、怎样死。我们的选择是“生如夏花之灿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